

悲劇人物汪精衛

康莊

(本文插圖刊第6頁，31至38頁)

汪精衛(兆銘)、顧維鈞、伶王梅蘭芳，在清末民初曾有三大美男子之譽。三大美男子之中，尤以汪精衛倚馬萬言，舌辯滔滔，因國父孫先生之信任有加，袁世凱之籠絡羈縻，而為民初政壇風雲人物。民前三年汪精衛抱定犧牲決心，與一個星加坡的富家小姐陳璧君，同志黃復生、鄭毓秀等謀刺宣統皇帝之父，攝政王載灃，事敗被捕，賦詩明志，以：「慷慨歌燕市，從容作禁囚；引刀成一快，不負少年頭。」名句傳誦一時，蔚成萬眾仰慕的革命志士，聲譽之高，無與倫比。然而會幾何時，竟因他翻手為雲覆手雲的不當手段，製造寧漢分裂，挑起中原大戰，終於成了天字第一號的賣國漢奸。汪精衛事迹，波譎詭秘，曲折離奇，稱之為民國第一傳奇人物也不為過。

汪某一生功過是非，早有定評，茲因配合本期王覺源教授所著：「汪精衛死事之謎」。多方蒐集到汪某生平極為罕見的若干珍貴圖照，特予刊布於後，志士乎？漢奸歟？許多的鏡頭，亦不失為汪某一生令人感慨繫之的歷史見證了。宣統元年（一九〇九）汪精衛行刺前清攝政王載灃事洩，被捕下獄，下文是第一次過堂時所作的供詞釋文，原件存於舊藏北京刑部檔案中，當係刑部書史所抄寫的供狀，供詞之首自稱汪季恂，為汪精

衛原名。

「汪季恂別號精衛，前在東京留學時，曾為民報主筆。生平宗旨，皆發之於民報，可不多言。

丁未年（著者按：即光緒卅三年）孫逸仙在欽州鎮南關起事時，曾與其謀。兵敗後携炸藥軍器等出，潛以此等物件納入書櫥內，寄存友人處。後復在南洋各埠演說，聯絡同志。繼思於京師根本之地，為振奮天下人心之舉，故來。又自以平日在東京交遊素廣，京師如憲政編查館等處，熟人頗多，不易避面，故聞黃君（按：即黃復生）有映相館之設，即以三百元入股，至京居其處。黃君等皆不知精衛之目的所在，故相處月餘。後見精衛行止可異，頗有疑心，故映相館中有人辭去。至於今日，思聞價言相館中有事，故即往閱。知事發，不忍連累無辜」（親筆原供下半張字跡，已漫漶不辨，而抄本則書辜為「股」字，恐為刑部書吏謄寫時之筆誤），故復回寓，擬留書黃君自白。未至寓，遂被收捕。」

前清刑部檔案中所藏的汪精衛第二次親筆供詞（見卅二頁至三十四頁），文字書法，堪稱雙絕。據說曾經感動過不少的前清達官顯宦，終使汪某當年免於一死。倘若從「文不以人廢」的觀點來看，應是一篇擲地有聲的革命文獻。以下是

汪精衛在刑部第一次供詞釋文：

在刑部第二次供辭

「自被逮以來，詰者或曰：今中國已立憲矣，何猶思革命而不已？嗚呼！為此言者，以為中國已有長治久安之本，而不知其危在旦夕也。自吾黨人觀之，則數十年以來，其益吾民之悲痛，而不可一日安者，固未稍減於曩昔，且日以加甚者也。今之持立憲之說者，以為立憲則必平滿漢之界，而民族主義之目的可以達。立憲則必予民以權，而民主主義之目的可以達。如是，則雖君主立憲，奚不可以即於治？以吾黨人論之，姑勿論所謂平滿漢之界，與所謂予民以權者，為果有其實否？即以君主立憲之制而言，其不能達濟國之目的，可決言也。談法理者，每謂君主僅國家之最高機關，有憲法以範圍之，則君主無責任，而不可侵犯，故君主立憲，未嘗不可以治國，此於法理則然矣；而有以知其不然也。大抵各國之立憲，無論其為君主立憲，為民主立憲，皆必經一度革命而後得之。所以然者，以專制之權力，積之既久，為國家權力發動之根本，非摧去此強權，無以收除舊布新之效故也。法國當路易十六即位之初，蓋已幾樹立憲君主政體矣，而後卒不免

於大革命，其故實由於此。此非惟民主國之法國爲然，以君主國言，若英，所謂憲法之母者也；若德、若日本，所謂君主立憲政體之強國者也。今之言立憲者，多祖述之。其亦嘗一按此三國之歷史乎？英國無成文憲法，其所謂權利請願，與所謂大憲章者，實由幾度革命所造成，其憲法發達之歷史，蓋遞遷迭變以至於今日者。法學者謂英國之國體，雖爲君主制，而以其政治而論，實爲民主政治，非虛語也。德國之憲政，由日耳曼諸邦自治制度，夙已發達，足以爲其根本，故君主立憲之制，可行之而無礙。至於日本，則所謂最重君權之國也。其憲法上君主之大權，遠非德國可比，微論英國。今中國之言憲政者，或謂宜以日本爲法，或謂其君主大權過重，戾於法理，爲不足學。吾以爲前說固無足論，即後說亦徒爲法理之空談，非事實之論也。夫謂日本憲法，君主大權最重者，於法理上則然耳；至於事實，則大權固不在君主也。維新以前，幕府專制，天皇僅擁虛位，是故倒幕之役，實爲日本政治上之大革命。西鄉隆盛以兵東指，德川幕府以兵迎降，政治上之大權，已移於維新黨之手。於是德川歸政，天皇總攬大權，要其實，則天皇高拱，國事皆取決於倒幕黨之手。是故日本之憲法，以法文而言，則大權總攬於君主；而以歷史而言，則其國家權力發動之根本，固已一易而非其故矣。今以此三國立黨之成跡，衡之中國，乃無一相類，既非如英國憲法之以漸發達，又非如德國有自治制度以爲根本，而非如日本之曾經廢藩倒幕之大革命。其專制政體，行之已數千年，自二百六十

餘年以來，且日益加厲，而所謂國家權力發動之根本，在於君位，而政府及各省行政官，特爲奴僕，供奔走而已！一旦慕立憲之名，而制定憲法大綱，其開宗明義，以爲憲法所以鞏固君權。夫各國之立憲，其精神在於限制君權，而此所言立憲，其宗旨在於鞏固君權，然則吾儕謂如此立憲，適爲君主權力之保障，爲政府之護符，其言有少過乎？嗚呼！如此之立憲，即單以解決政治問題，猶且不可，況欲兼以解決民族問題乎？夫民族主義，與民權主義，有密切之關係。民族主義，謂不欲以一民族受制於他民族之強權。民權主義，謂不欲以大多數之人民受制於政府之強權。然所謂強權者，即政治上之權力。今號稱立憲，而其目的在於鞏固君主之大權，是其強權，較昔加厲，其終爲民族民權兩主義之敵，不亦宜乎？

「論者又曰：此惟國會未開時爲然耳；國會已開，則民權日已發達，故爲政治革命計，當以速開國會爲惟一之手段。爲此言者，可謂惑之甚也！夫立憲所以鞏固君主之大權，上文已言之矣。而國會者，即爲此大權所孕育而生，如嬰兒之仰乳哺，得之則生，不得則死。如是，國會而欲其能與政府爭權限，以爲人民之代表，庸有望乎？吾敢斷言：國家權力發動之根本，未有所變易，而貿貿然開國會，以生息於君主大權之下者，其結果不出三種：

「一曰：國會爲君主之傀儡。前此之土耳其是也。土耳其嘗立憲矣，其憲法悉模倣歐洲君主立憲國條文。頒佈之後，以親倭之臣，組織內閣，以各省總督爲上議院議員；以阿附朝廷之小人爲下議院議員，粉飾苟且，殆如一場戲劇。未幾，新內閣頹然而倒，而國會亦閉歇不復開，至昨歲而有少年土耳其黨之大革命。

「二曰：國會爲君主之魚肉。今之俄羅斯是也。俄自與日本戰敗後迫於民變，不得不立憲，其憲法條文之完善，較之憲法大綱，相倍蓰也。其憲法由民黨數少年□□。（此二字原本已漫漶不辨）所購得，較之今日所謂立憲，又不可同日而語也。然而國家權力發動之根本，無所變易，國會終不能與政府之威權相敵，故自有國會後，以持正義之故，屢被解散，議員之逮捕者，累累不絕，膿血充塞之歷史如故；革命之風潮亦急激如故。

「三曰：國會爲君主之鷹犬。今之安南議會是也。安南隸屬於法，法欲苛斂其民，而應以是激民怒，乃開議會，以安南人之有資望者，爲豪傑員，爲會同員。每欲加稅，輒開議會，使議決號於衆曰：此議會所議決也。故安南有議會，實爲法國官吏之鷹犬，協力以搏噬其人民者也。

「由是觀之，即如請願國會者之時期，其結果不出此三者，請願諸人，其果有樂於是乎？醉虛名而忘實禍，其罪實通於天也！

「立憲之不可望如此，以故革命諸人，以爲欲達民主之目的，舍與政府死戰之外，實無他法，此實革命黨所久已決議者也。若夫避戰爭之禍，而求相安之法，則前此革命黨人……（此段原文有遺漏，據前清刑部檔案封皮上之批註，謂係審案時輾轉傳送所散佚。）憲政體，則民族主義

與民主主義之目的，皆可以達，而戰爭之禍，亦可以免，誠哉言也！或有慮此為不利於滿人者，不知果不立憲則已，如其立憲，則無論為君主國體，為民主國體，皆不能不以國民平等為原則。謂民主國體為不利於滿人者，非篤論也。或有慮此不利於君主者，然以較諸鼎革之際，其利害相去當如何？歷史所明示，不待詳言也。所謂願汝生生世世勿在帝王家，及所謂汝奈何生我家者，其言抑何慘也！設不亡於漢人，而亡於鄰國，則法之待安南，與日本之待朝鮮，視去其國王，如一敝屣，而其國王，乃日仰鼻息以求活也。以較之日本德川幕府奉還大政，身名俱泰者，其相去何如乎？

「上之所言，於國內現象，略陳之矣。至於國外之現象，其足使中國一亡而不可復存，一弱而不可復強者，尤令人驚心怵目，而不能一刻以安。國人於庚子以來，頗知敵國外患之足懼。至於今日，反熟視若無所駭，此真可為痛哭者也。夫中國自甲午戰敗以來，所以未致於瓜分者，非中國有可以自全之道，特各國平均勢力之結果而已。庚子之役，俄國乘勢進兵於東三省，久駐弗撤，實啓瓜分之局。日本以均勢之故，遂與之戰，戰役既終，而各國之形勢為之一變。前此日英同盟，與俄德法同盟相對抗。迨日俄戰後，而有日俄協約，有日法協約，有英俄協約。所謂協約，實而言之，實協以謀中國而已。前此欲謀中國，而各國自顧其利害，勢有不均，遂相衝突，今則鑑於戰禍，而以協約為均勢之不二法門，一旦各國勢力平均，則保全瓜分，惟其所欲。願所以苟延至今

者，以英法慮德為之梗，而日本又慮美國之議其後也。比年以來，日美之衝突，日以彌甚，數月前且有日美開戰之說，而日英美同盟之議，蹇然大起，日本新聞從而論之曰：日英美同盟成立，則可以制支那老大帝國之死命，其謀我之亟有若是也。夫美富而日強，兩國雖各懷敵意，終不敢遽如日俄之釁，則其彼此利害衝突之點，終必以協商定之。誠使英德法俄美日對於中國之均勢政策略定，則自甲午以來中國所賴以苟安偷活者，至是已失其具，保全在人，分割在人，有為波蘭之續而已。分割之慘，夫人而知之矣，抑亦知所謂保全者，其實禍無異於分割，國不能自立，而賴保全於人，已失其所以為國，人為刀俎，我為魚肉，此所謂一亡而不可復存，一弱而不可復強者也。識者有憂於此，乃渴望清美同盟。夫同盟之目的，在於互相扶助也。故有兩強國同盟者，而決無以強國與弱國同盟者。以強國而與弱國同盟，是必強者以同盟為餌，而釣此弱者也。前此之清俄同盟，是其例矣。夫國不自強，萬無可以與他強國同盟之理，而非於國家權力發動根本上，有大變革，又無可以自強之理，愛國者可由此以知其故矣。今之談國事者，不以此為憂，而願以邇來中國與外國交際，其體面較優於前，遂怡然用以自慰。夫曩者中國所以不見禮於外國者，以其有賤外排外之思想，然雖如是，而俄人固嘗以深情厚貌相結，而因以擢大利矣。今日國人之思想，已由賤外排外一轉而為媚外，而各國之智士地人民，而惟在體面，遂亦競以深情厚貌相結

，以期外交上之圓滑，而中國之人，遂以沾沾自喜。間有一二小小權利，得僥倖爭回，則尤大喜欲狂，而於外國之協以謀我，瞠乎若無所見，此真燕雀巢於屋梁，而不知大厦之將傾也。此無它，由人心目中以為已豫備立憲，凡內治外交諸問題，皆可藉以解決，醉其名而不務其實，如相飲以狂藥。猥日期以八年，迨迨八年之後，中國之情形，真有不忍言者矣。

「由此言之，則中國之情勢，非於根本上為解決，必無振起之望，及今圖之，其猶未晚，斯則後死者之責也。」

民國十五年汪精衛在病中作了幾首詩。癒後他為陳璧君所書的扇面（見卅一頁），詩與字，不失為上選。第三、四兩句為：「抱節孤松為有傲，含薰幽蘭亦無求」。時值蔣總司令揮師北伐節節勝利，定鄂入贛之際，汪某言不由衷，畢竟難耐寂寞，不久寧漢分裂飛機赴漢口與共黨合謀奪權，終至鐵羽而歸。

汪精衛手書的一闕：（見卅六頁）「朝中措」詞，頗有悲聲，釋文如次：

朝中措

重九日登北極圖，讀元遺山詞至：「故國江山如畫，醉來忘却興亡。」悲不絕於心，亦作一首。

城樓百尺倚空蒼，雁背正低翔，滿地蕭蕭，落葉黃花留住斜陽。

闌干拍遍心頭塊壘，眼底風光。為問青山綠水，能禁幾度興亡。